



随笔·滋味人生

母爱的长度

□李彦芹

时光悠悠，母亲已悄悄步入老年；染发剂已藏不住丝丝白发，朴素的衣着已遮不住身体的日渐羸弱。

母亲没上过学，不识字。因为姥爷家成分不好，大姨和舅舅勉强上到小学五年级，母亲干脆就没进学堂。童年母亲练就一身爬树的“硬本领”。直至我上师范，槐花盛开时节，我从学校返家，她还能麻利地爬到树上为我拧槐花蒸着吃。

在我印象中，母亲是无比强壮的。身为农民，她做起农活来处处是把手好，年轻时扛起满袋粮食就走，巾帼不让须眉。无论什么活儿，她总能又快又好地跑在别人前头，所以经常当劳模，得到诸如毛巾、脸盆、茶缸之类的奖品。现在她喝茶用的白糖瓷茶缸，年深月久，瓷掉了好几处，外面红色的“奖品”字样已模糊不清了，她依旧爱不释手。

母亲爱干净。无论收麦子还是收秋，无论多忙多累，无论晚上到家多晚，她都要冲澡洗衣服，当晚换下来的衣服绝不会放到第二天。所以她的衣服虽旧，人却总是清清爽爽的。她这种爱干净、不拖拉的品德也传给了我们姐弟两个。

母亲长了一双巧手。我和弟弟的鞋子不管单的还是棉的，她都能做得十分精致。不光我俩的鞋，爷爷奶奶、叔叔小姑、姥姥姥爷，还有舅舅的鞋子，大部分都出自她手。农闲时的晚上，坐在被窝里，就着昏暗的油灯，她“刺啦刺啦”地纳着鞋底，一针又一针，密密麻麻，匀匀实实，纳过的地方就像均匀地撒了一层白芝麻。在这规律的“刺啦”声中，我和弟弟沉沉睡去。记得上小学时，有一次学校集会，我坐在第一排，一位中年女老师走到我面前蹲下，边欣赏我的鞋子边问：“你的鞋这么好看，谁做的？”我怯怯地答：“我娘。”“回家让你娘找找鞋样儿，拿来给我用用。”“好！”那一刻我心中涌动的，是满满的自豪！

记忆中，我们家是我们村最早有缝纫机的人家。母亲不会裁剪衣服，但只要别人裁出来的，无论什么款式，她都能做出来。小时候我和弟弟的衣服是同龄孩子中最得体的：流行喇叭裤了，我的裤子跟着潮流；不时兴宽腿的了，她立马改成瘦腿。时兴中山装时，时常有陌生人拿着做半截儿的衣服，慕名来请母亲帮忙缝上四个口袋。母亲总是爽快地接过，尽心尽力地缝好，等待人家来取走。

我们卧室前墙放了张小床，每到过春节前，小床上总是堆着小山一样的裁好的衣料，都是亲戚邻居扯了布请裁缝裁好后，拿来让母亲帮忙做的。每年一入腊月，母亲晚上就没好好睡过觉，总是熬到半夜赶做衣服。经常，我睡得迷迷糊糊醒来，看到母亲凑在瓦数不大、吊得低低的电灯泡下，弓背弯腰地蹬着缝纫机。缝纫机那有节奏的“嗡嗡”声，是长伴我和弟弟的小夜曲。时常听到母亲讲，某某拿的

线不够了，用这个颜色给她配底线吧；谁谁没拿线，刚好谁谁的线多，颜色也接近，用这个线给他做吧。那年月，过年能扯一件新衣服已是奢侈。隔壁的七奶因为孩子多，走亲戚总是借母亲的衣服穿，谁会有多余的钱买丰足的线啊。母亲做衣服，从来都是义务，没收过别人一次钱。长大后跟母亲开玩笑：“那时你做衣服要是多少收个钱，说不定咱家也是先富起来的万元户了。”母亲总是笑笑说：“哪能收人家钱呢，街坊邻居的。”

虽然为别人做了不少新衣，虽然她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打扮得妥妥帖帖，但她自己却多年不添一件新衣。我师范毕业后上班后，给她扯了一块金丝绒面料的布，她摸着绒绒的料子，满眼都是喜悦。接下来的两天，她很快做好了一件衣服，换下了身上那件穿了十多年的豆绿色暗格褂子。此后，这件金丝绒褂子，她每年冬天都不离身，下边一圈折边磨烂了，她一针一针缝上接着穿。

这么能干善良的母亲，上天却没有把好运馈赠给她，反而比别人多了苦难。那年，母亲还没过29岁生日，我正准备上小学，父亲病逝了。父亲善良温和，从没和母亲吵过嘴，两人从没有红过脸。父亲的离去，对母亲的打击很大，母亲几次哭得昏厥过去。我和弟弟懵懵懂懂，还不知道哭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母亲哭。

善良的爷爷奶奶疼惜我们娘仨儿，一直领着我们和二叔三叔过着大家庭的日子。母亲干起活来不会孤立无援，但心灵的孤寂不知道是如何排解的，只记得每当多病的我因怕吃药而惹她生气时，她常常会哭得死去活来，好久缓不过劲儿来。在大人们安慰母亲的时候，我和弟弟就躲在一边暗暗落泪。渐渐长大的我和弟弟也因此很体谅母亲，很少惹她生气。尤其是弟弟，处人像个小大人一样疼母亲，直至今在。前些年，母亲去厦门照顾快要生育的弟媳，回来后，母亲一脸幸福地对我说，弟弟亲手给她洗脚，抱着脚给她剪趾甲。那一刻，我看得出来：她在为有这样的儿女幸福着。也许，这多少能抚平一点她这一生的缺憾？

我和弟弟成人了，各自有了孩子，母亲义无反顾地开始照顾我们的下一代，衣食住行几乎全包。我经常掩饰不住幸福地对人说：“我儿子长这么大我从来就不知道他有几件棉衣，厚的薄的，该拆洗了该新做了，都是他姥姥一手做完。”

如今，儿子、侄儿渐渐长大，母亲却一天天变老，虽说才66岁，但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健壮——血压偏高、血糖偏高，前几年，糜烂性胃炎折磨着她，最近又和牙医打上了交道。我和弟弟玩笑般地说她：“机器磨损了，想出毛病了，该修整了。”但笑容背后，藏着的是酸楚，因为心疼。

母亲啊，希望你永远健康地活着。等我退休后，我蹬着车拉着您出去看看风景；等我老到没有牙齿的时候，还能享受在妈妈面前撒娇的幸福……

母亲，加油！

一种别样享受

□卞卡

当我置身于漯河市源汇区那条“河上街”的时候，心中顿然涌出一种“享受”的感觉：享受风情，享受文化，享受各类风味小吃的色香味，享受来来往往人群脸上丰富的表情，当然包括妙龄女子姍然的笑。这里所说的“河上街”是个概称，其中包括神州鸟园、淘宝街、布衣巷等。正是这些街市和场所，形成了以文商旅游和购物娱乐为特色的商业区，给人们获得享受提供了条件。

这些年来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城市格局都在发生变化，或东扩西进，或南伸北延，框架的拉大，把原本嵌在都市里的村庄，甚至城市周边的一些村庄，都囊括进去，使它们成了城市不可分割的版块。例如我所在的省城郑州，由村子而变成市区的，我知道名字的就有20多个，不知道名字的就更多了。它们融入城市后，楼宇和各类建筑拔地而起，宽阔的道路纵横交错，店铺、客栈、食坊，还有林木、草坪、花卉、人工湖泊等，相继布局规划，一派崭新气象。漯河市源汇区的开源文化产业园就属这种情形。据悉，那里原是城市近郊的一个乡村，依习惯性推测，既为乡村，难免躬耕，传统的耕作方式，即便风调雨顺，村民的生活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充其量不过温饱而已。

由农村而为城市，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转换，行为方式和管理模式都要有一个质的飞跃，这取决于“领军人物”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。理想的春光明媚的，但内心的冀望在没有变为现实之前只能是梦。有梦就好，追梦是过程，圆梦是结果，精心谋划，辛勤耕耘，一路花开花落，春天的花，必然结出秋天的果。春华秋实，此之谓也。

今天，我们无法寻觅昔日城郊那个或许有点破陋的乡村踪迹，看到的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“开源文化产业园”。在这里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郊小村，嬗变成蓬勃发展的开源新城，土生土长的村民，不经意间变成了漯河这座新兴城市的市民，而且老有所养，病有所医，闲有所乐。他们是快乐的、幸福的，想来也是心满意足的。如此，折射出一个道理，就是政策、机遇恰逢其时，还有经营团队的策略、谋划、智慧、心血和汗水。蛋糕既已成型，就会发出诱人的力量。而今，面对开源文化产业的辉煌，我们有理由赞叹，他们在“顺势”和“造势”的深沉共鸣中前行，创新的逻辑思维和坚毅笃行的铿锵足音，让我们领略了时代人物的风云际会。

我来到了神州鸟园。不知受了哪位女士华丽服饰的刺激，几只孔雀竞相开屏。我以前见到的多为花孔雀，一旦开屏，扇形的羽翼五彩斑斓，而这次见到的是白孔雀，白

色的羽翼纯洁如雪，耀人眼目。它们把最美丽的羽翼奉献出来，让游人开心地享受一番。

赋以主题的鸟园，决定了那里是鸟的天堂。各种各样的鸟，大鸟小鸟，羽毛不同的鸟，或活蹦乱跳，或展翅飞翔。它们在唱，音色音质各不相同，有的嘹亮，有的深沉，有的还拖着花腔。唱的什么？那是鸟语，一时还不能破译，但可以肯定，鸟们唱的都是“迎宾曲”，都是“欢乐颂”。我看到很多小朋友，由家长领着，看鸟的表演，听鸟的鸣唱。孩子们一个个睁大眼睛，认识鸟、辨别鸟，鸟让他们痴迷，似乎也引发他们对大自然的憧憬，对鸟类朋友的热爱，当然也包含对鸟们的丰富想象。

我很欣赏以休闲、观光、购物、游玩为一体的“河上街”，那是一处颇具风情的所在，构思与定位洋溢着古风雅韵，徜徉在那里，会获得一个好心情，不管购物与否，轻松与惬意都如影随形。

“布衣巷”，好一个雅俗共赏的名字，民风乡俗，跃然纸上。一个卖伞的商铺将我吸引，各种各样的伞，琳琅满目，令人眼花缭乱。门侧一副楹联：“宜雨宜晴，借得醍醐能灌顶；任舒任卷，凭将骨架可撑天。”形象、逼真、切题，而且合辙押韵，对仗整齐，即便没看到店铺里的伞，见了那楹联，就知道那里是卖伞的。其他店铺的楹联，可圈可点的颇多，引人欣赏与玩味，经营者的智慧和良苦用心，一斑可见全豹。

在淘宝街，在婚博街，在中华名吃街，从历史的长廊里穿越到今天，既展示了历史的厚重，又现今生活的五彩缤纷，带给人们的享受是多元的、全方位的，同时又极具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最令我感慨不已的是在“开源集团”团部参观所获得的感悟。这个集团在为其发展定位时，突出了“创社区养老、教育服务”的品牌，这其实是为老年人享受晚年创造条件。我获得了这样一个数字：在这个集团社区内，凡年满60岁的男性、55岁的女性，每月可领取1800元到2000元的养老金，其中不包括“医保”，那是另一种“老有所医”待遇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，先贤至理名言，在那里掷地有声。

行文至此，我想起一桩往事：约十年前，因参与编写一本书，我曾去一个县的一个镇采访，那里的传统产业是铸造阀门，最大的阀门和最小的阀门，而且畅销全国。镇领导先领我看了几个厂，座谈时介绍了全镇的经济状况，然后告诉我，镇里几个富裕的村子统一标准，男满60岁，女满55岁，每人每月10斤大米、10斤白面、5斤油、5斤鸡蛋、3斤肉，另发50元零花钱。我很震惊。我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，假若有百分之一的农村老年人能享受此等待遇，该是怎样的欢天喜地啊！十年过去了，不知

今天那里的情况如何，如果那些老年人的待遇得以持续，因为发的是实物，尽管十年间物价飙升，不会受太大影响。“开元集团”对老年人的待遇起点高，即便物价上涨，同那个镇的农民所享受的物质待遇相较，优势仍然显而易见。想到此，我心中不禁涌出一股暖流，这是实实在在的“老有所养”，随之而来的当然还有“老有所乐”，如发挥余热，说不定还有“老有所为”。

我之所以把本文题目拟为《一种别样的享受》，涉猎面较广。享受的前提，经济是后盾，抛开经济谈享受，那是画饼充饥，自欺欺人。

发展经济是硬道理，开源集团的发展轨迹，可谓一个成功范例。漯河市从原来的破陋凋零，变成今天的现代化城市，当然包含诸多因素，开源集团理应是其中一个亮点。迎着这个亮点，那里的人们有理由也有条件去享受，物质上的享受、精神上的享受，这些享受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，属别样的享受。当然，回过头来看，作为城市近郊的一个农村，在城市框架扩展过程中，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土地资源的不断升值，领导团队的经营策略，商业流通中获得的丰厚回报，使得他们富裕起来。有了财富，幸福自然接踵而至。这是辩证法。别的广大农村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。“幸福开源”真的很幸福，也很享受。故此，我曾这样想，“幸福开源”走到今天，夸张地说，凝聚的心血和汗水车载斗量。同时我又想，风物长宜放眼量，市场经济风云诡谲，存在许多变数，在今后前进的路上，相信他们会高瞻远瞩，开阔视野，迈出雄壮的步伐，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。这话或许是多余的，却是真诚的。

从漯河回来后，漯河市的市容市貌，源汇区的蓬勃发展，开元集团的异军突起，河上街如织的游人等，一直在我脑际盘桓。那是一个综合现象，说明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根基。正是因为这样，那里的人们开始有了享受，而且享受的内容千姿百态、丰富多彩。如是，不亦乐乎？

